

湯子遺書



湯子遺書卷四目錄

書

上孫徵君先生書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書

又上徵君先生書

三上孫徵君先生書

與田簣山書

答田梁紫書

與劉心周書

答褚懷萬書

湯子遺書卷四

上郡守宋公書

上糧道張爾成公祖書

與管河郡判馮公書

答耿亦夔書

答耿亦夔書

又答耿亦夔書

答施愚山書

答姚岳生書

與耿逸庵書

答姚岳生書



與李襄水書

答廣文魏聞野書

答張仲誠書

答李襄水書

再答姚岳生書

答耿逸庵書

答耿逸庵書

答顧甯人書

與田簣山書

與田簣山書

湯子遺書卷四

目錄

答田簣山書

上總憲魏環溪先生書

答劉叔續書

與劉叔續書

答黃太冲書

與黃太冲書

答陸稼書書

答友論學書

與宋牧仲書

答閩撫金悚存書

與楊筠湄書

與王抑仲書

與宋牧仲書

與杞縣令王慎齋書

答沈芷岸書

答王世兄書

答魯敬侯書

答孫屺瞻侍郎書

與王似齋書

上虔撫討長甯縣叛民書

湯子遺書卷四

目錄

與耿逸庵書

與楊樹滋書

與宋牧仲書

與張王士書

答蒙城令書

答郡守宋公書

與弟班書

附

寄諸子家書

書

上孫徵君先生書

去冬得侍几杖蒙指誨真切佩服無斃昔豫章見
龜山曰不至此幾虛過一生誠哉是言也亦夔來
晤得拜手教期望之意慙慙彌篤自顧何人敢不
勉勵君山至備詢起居知道履康勝盛暑註易孳
孳不倦非仁智合德純一不已者能之乎今精神
益健眉壽無疆孔子曰仁者壽於今益信矣亦夔
湯子遺書卷四書

見示格物說真千古定論斌竊嘗三復古本大學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本亂而未治節下蓋
修身爲本之本卽物有本末之本格物之物卽物
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卽知所先後之知卽知止
有定之知格致誠正所以修身所以明德明德爲
本新民爲末修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一也此卽
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下接所謂誠其意者一
段中間反覆明德新民止至善而終之以此謂知
本可見聖學入手惟在誠意而致知格物則誠意
之功也原不得分爲二事所謂格物者格明德新



民之物也明德新民雖並舉其實總是明德明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民未新卽吾德有未明處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則格物爲聖學徹始徹終工夫可知矣又舉聽訟一事蓋新民之一端而大畏民志卽明明德也故曰此謂知本古本原自明白直截非有錯文亦無勞補義後章如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皆格物致知之最明白易見者也故一部大學皆格物特未處處明言格物二字耳千古聖

揚子遺書卷四書

二

賢心心相印毫髮不爽大學之格物卽中庸之明善孟子之集義理一而辭異不然若數聖賢各有心得漫不相合所謂傳心者何事哉唐虞授受十六字辨晰危微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格物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格物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兼愛格物也卽至演易繫辭窮神盡變禮儀威儀三千三百無非格物也故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朱子以古本有錯簡爲之改正補傳心良苦矣然明德新民止至善各爲一傳本末格致誠意各爲

一傳文義似爲明晰而下手頭緒反不如古本之直截歸一此陽明古本之復誠不容已而非有意多事起後人之爭端也格物之說陽明以朱子窮至事物之理爲偏屬知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朱子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此與孔曰博約孟曰詳說同義固非徒求之外物而不驗之身心以親還父子

湯子遺書卷四書

三

以義還君臣以序還兄弟以別還夫婦以信還朋友可謂真切簡當矣然亦未有不稽之往哲考之經傳遂能處之咸宜者也其或汎覽博觀弊精耗神本性汨沒於汗簡竹冊之中此則不善學者之過陽明大聲疾呼拯其陷溺泝流窮源不得不歸咎朱子然究其爲說正以救其流弊而非操戈後人不察或詆朱子爲支離或病陽明爲虛寂皆未覩大學之全者也陽明以良知倡天下功信偉矣但言無善無惡心之體而龍谿遂併意知物皆爲無善無惡則覺有刺然不安者孟子因性善二字

費無數精神正學始賴之以明此正示人以大本
大原令其在在時時兢兢業業爲天下後世慮者
誠遠也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
此言本自精確而龍谿之言則恍惚茫蕩與禪學
何異恐後學爲其所誤君子未免歸咎陽明也愚
陋之見不知有當否乞直示之家居人事紛擾兼
差繁賦急無子弟可託不能時常相從於百泉夏
峰之間又學識疏陋不足鼓舞同人振興吾道負
諄諄提誨之意實切悚懼韓子新約明歲請台駕
過河爲嵩少之遊伊洛之士皆將負笈相從倘如

湯子遺書卷四書

四

其請真千古盛事也宗傳念庵諸文愚意止存其
論學語前後敘次皆可刪去蓋此書原爲明道非
選文也如何里中有田生名蘭芳字梁紫習古文
辭近復潛心理學久欲摳衣從遊以舌耕商邱未
得如願謹先以姓名達之座右睢陽人物志繁雜
已甚失實者多未敢呈覽止摘出數公皆學問事
業確然可入中州人物考者寄上商邱劉山蔚名
榛好古君子也寄其家傳二冊其意欲人物考附
以列女庶闡芳藉以不朽也舍親袁生名賦諱字
仲方嚮慕高風慨然有立雪之意賦詩四首呈覽

觀之亦足見其志矣臨啟不盡瞻依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書

賦庸陋無似得侍起居仰見先生動靜語默無非道妙一堂之上太和元氣朱公揆見程子如坐春風中景象不是過也更蒙提誨諄諄示之以體用之大全勛之以責任之難諉自此以後夙夜砥礪斷不敢時刻稍懈以負真切指授之意別後三日至內黃晤仲誠任道之勇求道之切今日罕見其匹得此良友殊爲欣慰與君僑同訂理學宗傳挑燈商確常至夜分窺管之見不敢不竭但學識疏淺錯謬恐多爲惴惴不安耳先妣傳刻完呈上十本附此陳謝臨楮不盡瞻依悚切之至星聚堂記錄彙奉覽乞付之騾臣

上徵君先生書

春仲在夏峰承先生飲食教誨感何可言近覺從前悠忽度日未有精進工夫遇事拂亂不能做得主定痛自警醒總是集義工夫有疏應事接物以至暗室屋漏一念之動不合於義則此心不能快足而氣餒矣學者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總要復得本體與天命流通若稍有夾雜便成隔礙稍有虧

欠便不充滿安能上下古今貫通一氣古聖賢千載而下光輝發越如日月經天正是真精神不可磨滅然真精神正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生此道見得真自無歇手處孔子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未嘗住手若說有住處便非乾健不息之體學者讓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自暴自棄然工夫談何容易人自有生以來俗根習氣漸染日久時俗乖正抵當最難一事有失終身莫救一念不謹遂成墮落爾室有愧夢寐難安孟子牛山諸篇真令人如冷水澆背也此斌近日體察較湯子遺書卷四書

六

前稍真不知有當否乞明示之過陳雷晤心周設榻爲竟夜之談言言真切不作一體面浮游語而善氣虛懷令人佩服真悔過之已晚同志之友最爲難得相去百餘里便同咫尺相約以後不時往來互相砥礪夾輔有人不勝欣躍先生五世一堂大德遐福古今罕觀俚言一幅自愧淺陋不足稱揚萬一

再上孫徵君先生書

去歲侍几杖甚蒙策勵別來修復一載未能端使修候瞻仰函座不勝依依某賦質庸劣年來因做

州苛政駭人聽聞人心洶洶不能自安旣挽回無術而又不能漠然此心遂爲所動思以魯齋之賢當時河內有苛政惟有避地一法旣力不能爲徒累心無益又思孔子畏匡尙不動心何況今日總由見理不明故主心不定杜門靜坐體察天理久之覺一切外事可驚可駭皆屬平常如疾風陰霾不過一時卽至變出不測亦自有道理處置此心遂覺灑然拂逆之來漸漸不至擾亂至若遊行自在獨往獨來斷斷不能每見先生事務繁沓天真湛然因物付物之妙心甚企慕不知何以臻此也

湯子遺書卷四書

七

今章君攝篆以經術爲吏治中州人心稍安奈不能久借寇君何承諭洛學編前河道邵公亦有字言及某近苦經書訓註太繁論說不一雖反復翻閱終無心得欲斟酌先儒之說平心理會聖人立言之意不穿鑿不附會定爲一編五經中易與春秋爲難故先治其難者此非數年工夫不能草草脫橐今奉先生命欲暫輟經書從事洛學但敝州書籍甚少恐有遺漏且義例體裁未奉明示前君僑曾言及此如有橐本乞發下參酌庶可早竣事也去歲歸家作五世一堂古詩一篇適高蓋臣至

言卽往謁隨託代獻不知曾塵覽否十一兄命作
先生像贊先生道德純備非末學所能窺測勉構
數言伏求教正天氣漸暑惟節勞怡神爲道保重
是望

與田簣山書

歲前聆雅誨甚慰渴懷以節近恩恩未得久留期
新正奉邀茅齋樽酒細論至今未見惠臨不勝企
望某庸劣無似昔與曹厚庵魏環極諸先生遊稍
稍聞其緒論謝病歸田竇欲與同志共證斯道吾
州英俊頗衆肯究心聖學者亦未多見夾輔無人
湯子遺書卷四書

八

遂因循偷惰幾至淪落時一猛省爲之惕然蓋師
友講習爲益最多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此
道與師友講明一番則此心光明一番蓋講學爲
己非爲人也古人尊師取友豈徒爲聲氣哉近世
聖學不明談及學問便共非笑不以爲立異卽以
爲好名不知立異好名誠學者之弊而本體不明
工夫無序雖剽竊前言往行終是不著不察終不
免爲義襲而取今世功利訓詁詞章之習陷溺人
心天之所與我者幾不可問訓詁詞章固是害道
而功利之害爲甚今人起一念舉一事微細追求

未有不從功利起見者若不細細講明未免認賊
作子足下篤學力行某遊歷中外求友四方所中
心嚮往者足下而外無多人也惜相居稍遠不能
時時請益恐志氣昏惰無人警策行年四十已非
少壯可比實實望足下脫去形跡不時鞭策來州
則設榻茅舍面賜指誨勿存一毫情面卽不能常
會手札相商亦不得將就許可孔子曰朋友信之
面是退非非信也一毫不信非友也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非朋友講明不能各盡其道故朋友之倫
所以經緯夫四倫猶五行中之土五常中之信故
湯子遺書卷四

書

九

願與足下存此一大倫勿如世俗但有朋友之名
而已也吾郡先哲如軒介肅呂司寇沈文端宋莊
敏楊晉庵皆一代偉人海內共知孫先生已採入
人物考矣外此或德行節義文章政事雖不能如
數公之顯著亦不可沒沒者皆乞多爲搜採但期
眞確不可如郡志之濫耳人物考內原無烈女欲
請孫先生增入如得其詳更乞錄示此亦某之所
急欲得者也草草奉復不宣

答田梁紫書

昨承台顧恩言別居止稍遠不能時聆教益每

有晤會又常草草錯過未獲實實考究身心與世之往來徒了人事者無大差別遠如朱陸近如龍溪念庵析疑辨惑絕無一毫蓋藏我輩似當體此意仲誠爲學次第書呈覽餘容面悉

與劉心周書

昨過莘野連牀對語永夜忘倦年兄體道切深氣象光風霽月而論學真切懇至不作一體面浮游語弟骨力脆薄正苦夾輔無人日就昏惰乃於同里同年中得同志良友可以時常切磋何幸如之以後凡遇便卽求賜數言策勵弟偶有所得亦隨湯子遺書卷四

書

十

便求教必實實體勘入微江村先生曰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不敢以實未溲泊之身將就冒認八字著腳真實理會做工夫晦翁於象山之外不再許人良有由也白鹿講義一冊呈覽臨楮瞻企不盡

答褚懷萬書

此道無古今無聖凡人人可以自盡然須先識本體識得本體工夫已在其中矣不然終是習不著行不察終是義襲而取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人以講學爲立異好名不知師友講論一番

則此心光明一番乃爲己非爲人也古人尊師取友豈徒爲聲氣哉胡敬齋先生踐履篤實與月川可相上下至於發明道體有功聖學似難與考亭姚江並故孫先生列之明儒考中與康齋白沙同爲一編位置或亦不錯

上郡守宋公書

秋深氣爽萬寶告成執事福履其旋應與歲功並茂託在幘幪殊切欣慰續冊一事仰荷嘉意釐剔真利澤無窮睢土民銜恩不朽者也報竣之後聞復駿回卽向趙尉處取鈞票公閱仁言利溥不禁

湯子遺書卷四書

十一

加額相慶吾睢何幸得執事直究利弊之源爲吾儕子若孫計永久也獨至徭役大軍不折一語則不能不竊有請者睢陽衛地共有四頃曰大軍曰新增曰餘屯曰徭役弓口惟徭役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其起科獨少大軍新增餘屯三項總以三百步爲一畝約計小地十畝折行糧地八畝猶之州地之二畝折一畝商邱等縣之或四畝折一畝或三畝折一畝之不同雖創始莫能詳求而奉行業已久遠此前代二百餘年之遵循亦我

皇清定鼎來所率由而未改者迨庚子辛丑間盡

書詭影過多錢糧難敷遂有以大軍三項強作小
畝派糧者是名爲擠地年來追比不前逃亡相繼
上以誤官下以病民幸執事犀照破奸杜絕永弊
眞萬民更生之會也而衛書輩久蠹其中視爲利
藪擠地旣久而詭影愈便故朋謀密議必不肯盡
行清楚今乘鈞票一言遂公然號於衆曰大軍與
徭役一同不折已奉本府明文矣竟將肆行徵派
士民嗷嗷莫知所由某等深知執事軫念窮黎之
慈衷與釐奸剔弊之盛心必不令蠹書假借使版
籍紊亂士民無所控愬故敢合札奉啟以仰副見
湯子遺書卷四

書

七

委諄切之意乞發鈞示令各項地畝槩從舊例不
得那移紛更庶里役無以藉口矣總之衛地自經
丈量之後花戶與地數皆可按籍而求除徭役一
項外凡軍薪餘屯查糧冊內小地十畝者赤厯內
註地八畝小地一頃者赤厯內註地八十畝則從
前之擠地自去而當年之舊例自復在蠹書之言
必曰依小畝則足額依舊例則不足額不知地猶
昔日之地本朝賦役全書額地額糧悉依故明之
舊昔何以大畝而足額今何以必擠地而後足額
此非詭影之地多卽纏外餘地之未報前屢奉明

示令花戶自首四鄰舉報不啻墨盡穎禿矣今竟
有花戶報冊在官而里書遺失無存者夫欺隱而
不報者責在花戶已報而遺失者責在里書里書
所司何事託言遺失果否出自無心總之不欲地
畝清楚耳某等以爲詭影之地疆外未報之地未
有里書不知者總責里書勒限清報期於大畝足
額而止旣無虧於國課復有利於民生澤及千家
恩流奕世州士民惟有焚香頂禮效九如三多之
祝而已事關民瘼伏惟鑒照

上糧道張爾成公祖書

湯子遺書卷四

書

三

客歲奉謁荷蒙雅愛古道交情近今罕覩漕米舊
例官收官解去年蒙執事軫念熒黎准解原徵漕
銀發難役代買官吏省盤費之累士民免接濟之
害造福地方功德無量格外之恩何敢再望然今
歲時勢更有不同某誼切桑梓不能再爲禱籲
也去歲止州判丁憂解任今歲吏目亦緣事斥逐
衙官之署空然無人萬不能官買矣外此里丁代
買旣干功令惟有差役買米一法耳凡茲胥役有
何才識見利忘身比比皆然若領銀到灘任意花
費正額漕銀必至不敷欲另行賠補官吏無點金

之術卽追比原役而花費者不能復還敲扑終屬無益若加派接濟則旱蝗告災窮黎難堪再剝况目下協濟桃源派柳六萬隆冬守候河干顛連萬狀眞仁人君子所惻然憫念者接濟之說固執事之所嚴禁卽時勢亦所萬萬不能者也伏乞准照去歲例將額銀解上發灘役代買庶胥役不得借端分費里甲不至重累卽某伏處鄉閭亦同農夫野老歌頌弗諼矣

與管河郡判馮公書

桃源協柳一事蒙執事嘉惠窮黎就近設廠省轉湯子遺書卷四

書

十四

運之勞九屬受恩無量睢州派柳六萬遵奉嚴檄俱已星速上納但稍敷繁多限期迫促採辦運送晝夜拮据亦不能給某等諄切急公反覆籌畫有一通融之術實官民兩便之道敢冒昧竇陳希賜採擇焉睢州舊有柳梢約四萬有奇久貯河千年來疏濬得宜宣房無恙今協工告急似宜載運前去那緩就急旣以慰河臺西望之意復以見執事救助之功新派柳梢接續上納報完協工之數旣足仍補完河上舊梢以備萬一之用在執事不過畧爲通融而民間稍緩須臾遂可免典妻鬻子之

苦不然限期逼迫勢難周轉鞭笞雖施亦鮮成效
執事天地父母之心諒必惻然動念也如曰枝梢
各年派定不便那移竊思枝梢與他項錢糧不同
惟貯河濱日久亦漸糜爛存之數年竟歸烏有誰
非百姓脂膏何忍聽爲棄物若一通融不但有益
東工且本地收以新易陳之效執事福德鴻厚自
是平成永賴卽或培固隄堰爲預防之計而舊數
依然新陳較勝況士民孰無本心感恩圖報方銜
結不遑踴躍歡呼上納更自敏速某等窺管之見
不敢不竭伏惟慨諾幸甚幸甚

湯子遺書卷四書

書

五

答耿亦夔書

昨辱賜顧言下直截了當無葛藤回互之病真任
道之器也復承手教字字真切且虛懷可挹不勝
佩服慮把持不定及事物留滯累心具見工夫近
裏著力非從事口耳者比愚以爲學者當先明心
體心體旣明日用間祇用提醒法使心常在莫令
昏去自無閒思雜慮不用把捉若把捉反添一念
越見雜亂矣朱子曰人祇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
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又曰心祇是一個心非
是以一個心治一個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又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提醒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合三說觀之大要可觀矣朋友講習最爲得力常常對正友講論妄念自無由而生朋友難得又不能常相會同里有一田梁紫又設教商邱數月不能一面此君是真用功心身者異日相遇幸莫錯過耳孟尹玉年翁見賜雲浦先生年譜深感厚意幸代致謝臨楮不盡願言

答耿亦夔書

湯子遺書卷四書

六

茅齋一晤忽忽又復經年相去不過兩舍不能時時請益每一念及爲之惘然足下英毅篤實吾黨領袖同人仰慕實殷承教檢得慎思一語時爲照對具見工夫之密此道惟在人所不見處用功離了事親從兄處事接物何處討本性著落離了戒懼內省何處討復性工夫打併此心歸之一路久久自有宇泰天空景象不然欲治私而萬起萬滅之私愈不可治何由見甯帖時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况心性之學乎

又答耿亦夔書

前屢承手教知用力真切循環讀之不勝佩服吾輩處世無無事之時亦無皆如己意之事物拂亂正學問得力處定靜安慮總由知止知止工夫在格物致知此知之本體是天所賦我的能致知的本領亦是天所賦的但人不肯用力耳能致知則意可誠心可正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矣此事未可騰口說亦難求速效

答施愚山書

去歲秋杪接手教浣露讀之如侍左右至仲冬吳冉渠公卽於書笥中得年兄先生寄札一函乃庚湯子遺書卷四

書

七

戊六月二十五日書也以時計之在枉駕做廬之先蓋六閏春秋矣三月之內兩拜大教曷勝欣慰年兄道德文學爲海內所宗齊魯西江壇坫相望遊屐所至樞衣受業者甚衆倡明吾道非年兄其誰望乎弟材質駑下不能日承鞭策此中徒懷鬱鬱耳孫徵君先生天不憖遺已於乙卯之夏捐館舍以時方多難卽歸窆矣遠承慰存併貺雙金卽託友人寄之蘇門其家偶有因人受過一事長者皆出門經理未得報書俟寄到當另覓便奉上也子完深荷高誼感頌不容口子完樸實長者熱心

爲人多受人負誠如台教可謂相知之深聞耕巖先生卽世此弟仰止數十年者不得一遂問字之願先生晚年遯跡空山造詣益深必有遺書可紹先哲年兄自當爲之表彰若有付梓者求示一二施兄虹玉工夫篤實有真精神鼓動後學未易及也聞之不禁嚮往吾道衰頽總由躬行實踐者少利慾之根難斷巧僞之術易工苟非察識本體擴而充之終日終身縣縣密密曾無滲漏何由對天質人不愧不怍一切聰明意見門面格套皆是自然日亡誤人一生惟年兄從直賜教千里如同堂湯子遺書卷四書

也孫先生誌銘冢嗣委弟爲之草草不文奉寄一冊求斧削爲感欲言百端不能備悉

答姚岳生書名爾申

舍弟西旋承寄手教敘性道大原歸於太極累累千餘言詳且盡矣又惠社藝九篇皆峭正雅當反復讀之知河洛之間復有如月川雲浦者出焉吾道之幸不勝喜躍獨其文辭過恭若欲問道於盲者則何敢當此道無古今無人我象山謂東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年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學者必求得於心證其所謂

千聖同原者勿牽滯於文義訓詁之末則善矣來
書引朱子言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仁義禮
智每日開眼便見四字則世間道理若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此言最爲真確仁義禮智開眼便見
則應事接物無非天理流行此不是尋常摘句得
來亦不是空空思索可至必須日用倫常隨處體
認天理久久純熟自有得力處識得本體好做工
夫做得工夫纔算本體先儒立論各有所重心之
精微口不能言况筆之於書乎惟好學深心思知
其意始爲善領略近代一二名儒辨析極其精詳
湯子遺書卷四書

九

不爲無功而分別過甚反滋後學之惑本體未明
工夫無據卽闡盡道理終屬門外漢周子所謂太
極豈徒索之天地陰陽乎亦證取人之所以爲人
耳登封與貴里密邇逸庵造詣篤實近聞仲誠僑
寓超化試過而問焉必有相發明者道不遠入學
有餘師努力精進仰望實切行人勒轡相待恩惠
不盡欲言

與耿逸庵書

初春有小札併致仲誠一函想久達座右矣嵩少
之約二十年未得一遂今四方多故不敢輕言出

門正未知何日能踐耳鞏縣姚岳生端謹好學志
向頗正不遠數百里問學於某詢及道履頗能言
其大槩雖未得立雪門下而仰止甚切某以岳生
密邇講壇宜奉教左右不宜問道於遠相留二十
餘日以聞兵亂辭歸今後學苦於無志言及此道
不驚駭則非笑之矣能徒步往返八九百里降心
執弟子禮此其虛懷非近世士也愧某無以益之
先生學術行誼爲人倫模範鄉里後進尤宜獎掖
惟進而教之異日當有成就徵君夫子夏峰建祠
某有小引奉啟同人想已傳致惟鼎力倡率爲荷
湯子遺書卷四書

三

志學會約呈覽敝郡同志如徐邇黃田梁紫工夫
可稱精進少年中如吳子瀄張珮行皆穎悟非常
此道似有興機先生以數言鼓勵之眞百朋之賜
也臨楮不盡欲言

答姚岳生書

去歲遠辱惠顧自愧鄙陋無以相助別後未遇便
鴻音問疏闊西望緱嶺洛浦時切伊人之想足下
天資穎異志趣高明且與逸翁壇坫近在咫尺朝
夕質證其進自不容己來教慮外物牽泥私念起
滅疑本眞未透涵養未熟具見進修之功愚意二

者實兼有之外物亦不能卻私念亦未易滅此中
主腦惟在必有事焉一句若丟卻必有事功夫萬
起萬滅之私何由可止昔王心齋先生一念愛親
出於真誠久久純熟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遂覺
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任語默皆在覺體中足
下今高堂眉壽兄弟怡怡此人生最難得事於事
親從兄之際時時要見真性發露推之應事接物
處處著痛癢久之自見全體渾然物我無間特不
可徒向古人窠臼作一場好話說過也初入道怕
抵當流俗不過一切世情紛華念頭纔起便當斷
湯子遺書卷四書

三

卻買莊在山中人情樸厚勝做地數倍爲學較易
藥餌之賜深荷雅意逸菴一札求面致

與李襄水書

足下正學強骨清操長才天下無其倫比蒞任以
來一塵不染興利革弊造福百姓聞之殊爲欣慰
近問均役一事本欲拯民困苦而守郡者輒爲中
傷之端賴洪都諸君子諒其苦心公道猶存然時
至今日作善良非容易天下君子原少上官豈能
盡賢且人情難測我輩愛民之心常切而事上之
才常拙任事之意常盛而弭謗之術常疏萬口歡

騰之時忌者卽從中而起往往然也故今之吏黜
弊去其太甚舉事必存小心循規蹈矩無露鋒芒
異日當國家大任不茹不吐正在此時磨鍊出來
勿謂異己者非我輩藥石也

答廣文魏聞野書

聖政日新比隆堯舜待選者鱗集闕下猶念及
告病官員令保舉起用

皇上愛惜人才之至意古今罕覩臣子何心其忍
恣然地方官仰承 德意保舉人才自是盛舉被
舉者不敢冒昧承當具呈辭遜亦是各盡其道難
湯子遺書卷四 書
進易退古之人皆然何足怪也

皇上本意憐才而地方官不能相信遂至夤緣干
求是此典徒開天下奔競之門以此起用欲受職
之後清白無欺豈可得乎州守程公愛賢重士卓
有古風某所滌感恐天下如程公者不可多得耳
軍政一案本府駁語隱隱爲此旣不能相信而欲
苟且求一轉詳自處無乃太苟簡乎古之人未嘗
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承諭程公難於具結某
以爲仍保舉則難於具結若以爲旣有此事免其
保舉竟行回銷似無甚難又承諭託人向郡守一

言此正某所以堅辭之意也出處大節三十年所學何事十四年林下祇如旦暮過此再十四年卽成六十老翁矣人生如白駒過隙安能枉道博一區區方面哉某昨復具一呈懇辭乞致意程公卽據以回報總之臣子誼當報國地方官相信而故辭之不可也 功令甚嚴地方官不相信而必強之亦不可也某之自處如是惟足下教之草草具復不宣

答張仲誠書

劉仲藏至拜讀手教甚慰渴懷聞先生久寓超化

湯子遺書卷四書

三

往來嵩少與逸庵印證所學此吾道昌明之會借保舉一事作合真奇緣也來書云存心必實見所謂心而存亦不虛養性必真知所謂性而養自不眩諸語可稱透宗佩服無量某竊妄意五經四書字字從原本發揮今人惟不真識所謂性故以聖道爲平實者多滯於形迹而不知聖道不離日用飲食而非粗淺也以聖道爲高遠者或涉於虛空而不知聖人窮神知化而非虛空也孰虛空者固茫無把柄矣以日用飲食爲道而不明原本則行不著習不察何由上達天德乎程子之學在主敬

此自己得力處原有存養工夫在內故其言曰存
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非若世人把持裝綴之謂
也陽明致良知第是就平日得力握要處舉以示
人卽誠正工夫亦在內亦非世人重知遺行之說
也凡真儒立言雖若偏主工夫俱包體用惟大學
中庸首章說得分明完全人真信得道不可須臾
離何時可不戒慎何所容其襲取某才木庸下正
賴良友夾輔乃相別十載夢寐依依不得一晤安
得嵩談錄三卷盡付一讀爲豁開茅塞之助乎仲
藏無事可代爲抄寫幸授原藁不知可否秦中近
湯子遺書卷四 書

四

已大定閩海又已廓清楚蜀蕩平應在指日此番
劫運旣過 廟堂當有一番久安長治規模非大
賢不能任此且難進易退固士君子之節而仕止
久速又有非可用人意見者以先生今日所處似
西行在所難已兵火之後撫綏殘黎登之衽席亦
我輩快事不知先生以爲何如

答李襄水書

聞足下遂動拂衣之興果爾使生民不得被大儒
之澤似不可也然賢者出處關係世道天相國家
恐有欲退不得者以義論之身在危疆委曲擔荷

方圓並施經權互用總以保固地方拯救殘黎爲念古之君子當此境界儘有苦心不可告之人者及事過險出人皆服其深心大力足以宏濟時艱物望愈重鉅任將歸此一道也若事有難爲奉身而退以威武不屈爲高此亦一道也二者總內度之心而已矣進退所關要徹底打算合乎天理無一毫私心則進退皆道也出處二字非人所得與故某不敢爲執一之論畧布區區不盡

再答姚岳生書

一別數易星霜懷思殊深生自前歲奉

湯子遺書卷四書

五

召恩恩北上自揣疏庸不足仰副盛典不謂濫竽侍從史局重大編摩難就入春以來手不停筆衰病侵尋支綴不易卷帙浩繁載籍缺畧幸同事人多交相策勵大約明歲春夏草稟報竣或可乞身耳耿先生力任斯道河洛正傳爲之大振不禁神往足下朝夕請益當有心得此道不在多言惟時時刻刻將先聖先賢言語反復尋繹一一體會上身來久久得一貫通處是真主腦先聖先賢無間言語句句是要義祇被千百年來皮膚訓詁埋沒令聖賢垂世立教字字從誠意中發出來的都晦

昧不得顯現亦散漫不得歸一所以學者靠不得
書冊卻離不得書冊離不得師友亦靠不得師友
惟得之難此理斯真爲我有故聖人循循善誘也
觀夫子之告曾子與告子貢一貫者可識其旨矣

答耿逸庵書

前歲得讀爲學六則平正精實次序分明已勒之
座右矣去春復拜手教兼惠佳詠彼時卽銳意束
裝欲尋嵩少之約偶以事阻未幾任修誌之役入
秋臥病兼旬惟切馳仰耳來札似有惠顧之意同
人無不踴躍睢渙間得借大賢過化何其幸也仁

湯子遺書卷四

書

三

望仁望承教道本中庸作不得一些聰明執不得
一些意見逞不得一些精采三語最爲精當某謂
人生一落軀殼便有氣質自有知識以來各就氣
質偏重處積染成習未易脫離必須消磨不使乘
機潛發本性得以用事方可言學然習氣根株已
深力量最大發不及覺覺不及持夾雜隱伏消磨
實非容易方自以爲剛毅也而中藏客氣自以爲
密察也而實多粘纏與人似恭敬也而陪奉世情
之意常多論事似持平也而依阿不斷之意時有
利心卽不動矣而名心未必全消邀福之念不生

矣而殀壽未能不貳凡此皆非真金經不得烈火
一煅誠使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則本性自有
明覺而非作聰明也本性自有正見而非執意見
也本性自有光輝而非逞精采也先生有過人志
行過人力量某所夙夜仰止者不能時時就正爲
歉然耳張仲老嵩談錄便中付岳生錄示爲感家
累衆多婚嫁未畢田薄賦重追呼日迫出門旣難
便鴻又稀何時追隨杖屨了此一段心願也

答耿逸庵書

劉生至得接手翰如侍函座某前札請教中多率

湯子遺書卷四書

三

易之言所云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工夫純熟
後當是如此明得盡渣滓都渾化談何容易我輩
祇是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是切實用功處時時見
有善可遷有過可改便是學問進益處此心不可
令昏散亦不可躁迫如養鷹如馴雉祇要耐心久
之上臂歸庭自有日也承教未去窮理便說涵養
卻涵養個甚的具見體認之精某思窮理功夫亦
未易盡必待窮理盡後方用涵養何時是涵養時
窮理非空空窮理程子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
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

理也又曰祇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
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又曰若不
能存養祇是說話又曰敬以直內是涵養事如此
則涵養二字亦分不得在窮理前後今人把涵養
二字看得空了故易流於虛寂窮理是零碎積累
的工夫涵養是主宰本原的工夫固自無容等待
無容分析也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
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
互相發固未嘗截然分先後也惟先生再詳示之
湯子遺書卷四

書

天

六則似無病也聞修葺嵩陽書院此舉甚善某林
居二十年因循頽惰虛度光陰今

聖主下求賢之詔大臣有以賤名誤塵

天聽部檄已到不能辭免進退維谷料衰廢之餘
不堪振拔放歸山林踐嵩陽之約有日也想榮補
期近遄駕北上把晤長安何如

答顧甯人書

前歲山史自關中見訪詢及交遊名賢卽曰吳郡
顧先生品高學博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歷象
河漕兵農之屬無不洞悉原委坐而言起而可見

諸行事真當今第一有用儒者也復晤甫草元禮
往往言與山史同某私心嚮往冀或旦暮遇之屏
居邱園過從稀簡又足跡久不及四方度無從奉
教左右一旦承先生手翰遠及若以某爲可與言
者感愧何如吾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
人之幸承論近日言學者溺於空虛無當最中今
日流弊竊謂孔門七十子稱顏子最爲好學孔子
所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論語所載不過問仁問
爲邦兩章而已言仁以視聽言動合禮爲目爲邦
以虞夏商周制度爲準喟然一嘆亦以博文約禮
湯子遺書卷四書

完

爲夫子之善誘則聖賢之學非空虛無當也明矣
至曰一貫曰無言總見聖學全體大用內外合一
動靜無非道妙亦非虛空之說所可假借陽明良
知實從萬死一生得此把柄當時確有實用今人
不求所以致之之方而虛作一番光景玩弄故流
弊無窮某妄謂今日無真紫陽亦未必有真陽明
也大刻精確有裨世道敬服敬服惜不能得日知
錄盡讀之何時面聆台教聞所未聞乎

與田簣山書

去秋愬愬北上雖諸同人贈言多勸勉之辭而弟

文之編謙讓過甚引考亭云云以爲必有積於立
言之先者然後可得而言又云是書雖以通俗爲
準必當上溯古經以窮其源使人知禮所自來爲
吾日用之所不可缺下酌時宜以浚其流使人於
禮皆可盡不苦吾財力有所不能辦旨哉言乎非
有道者誰能爲此此某之所以逡巡而不敢任此
某之所以謂非足下不足任也中州之以禮自持
學博綜而審權衡者足下之外有幾人乎吾夫子
曰立於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若平時未嘗講明
一旦臨事卽平日知其不可者亦隨俗行之蓋中

湯子遺書卷四

書

三

無所主驟難執持也卽欲執持而謹之者衆卒亦
變而從之也倘如考亭言慮後日爲此病敗則亦
求勿敗而已矣若慮其必敗而不爲非有志之士
所敢安也凡著書草創規模爲難至斟酌損益尙
賴朋友又不必太奧奧則人難曉也亦不必太繁
繁則人難知要也某展轉思之終以爲非足下不
能任願足下留意勿讓也不然吾州幸有一好古
秉禮之君子而不能成此書則末流頽俗誰與砥
乎亦可歎也史事武廟以前草藁粗就總裁日事
勸講領事繁多不能專及未免有頭白汗青之嗟

自信疏庸必蒙放免不過數月可以言旋不成久
別也不意被
命修史此事古人所難如弟卽勉力爲之不知可
告無罪否足下三長具備無有爲

朝廷言之者可惜也天下有司馬子長而使之道
遙局外則其書亦可知矣臨時有可以請教者當
詳細具陳乞不吝指南今有求書之令郡中故家
藏書尙多有神史事者勸令出獻當膺破格之賞
徐邇老張于老兩先生相繼作古吾道何賴徐先
生平生不尙著述如我子傳與足下論學諸札併

湯子遺書卷四

書

三

制義數十篇皆心力所在可與同志商量付梓以
永其傳否此亦有關係事似當圖之又李澂野夫
人殉節事大筆定當爲之作傳乞賜一讀都下必
有詠贊其事者非有佳傳不可近日作何功夫有
何新作便中統求賜教頃接公垂札云道體稍稍
違和想已大康伏惟爲道保重臨楮依依

與田簣山書

具簡無詳

一別遂及兩載悵望殊殷山蔚見示徐先生制義
今又獲讀論學諸牘與足下所敘行畧徐先生一
生學力具見於此誠後學所當盡心也弟庸腐無

似濫竽史局執筆爲之始知才力不逮馬班無論
矣陳承祚李延壽何可及哉近見人侈口備責前
人皆坐不解事耳張先生抱影河濱三十年聲光
俱寂其躬行心得之妙豈外人所能及知但史目
斷限尙未議定卽夏峯先生亦在商確正可相例
也忠節門人物甚多不敢遺漏無問於在內在外
台意具悉無煩過慮也衰病侵尋入春過甚史事
全無頭緒而告歸者已多近於自求便安故有所
不敢若史事粗就卽可乞身不能俟其成也知行
並進敬義夾持千聖心傳不外此八字必須百情
湯子遺書卷四

書

三

刊落方能證取此非實歷過者不能知聖賢妙諦
不可作語言文字觀正以此耳弟以吾鄉禮多不
經妄欲作一通俗家禮因循久之未能脫稟今在
京復不暇爲乞足下慨然任之弟得附名卷末此
亦明禮正俗急務也聞足下六忠祠前新置一室
喜甚喜甚異日各各回家衡宇相望一大快事也
徐先生傳不敢辭稍暇草一稟請教爲道珍攝爲
望

答田簣山書

六月二十八日得接五月二十八日台函言及禮

承論漸入所見所聞不得誤於無稽而各極深趣
三復芳規饒有餘味謝謝張徐兩先生傳自不敢
忘細讀鴻篇不減崔蔡愈不敢草草惟少寬以時
日當勉報命徐先生墓碣序學後錄求賜一讀夏
月與仲誠論學此公真不可及崔玉階深於易理
制行端方此都良友敢附以聞餘不盡

上總憲魏環溪先生書

先生道德經濟清操峻望朝廷倚爲柱石士林仰
如斗山凡有奏對皆國計民生賢才進退治道升
降所關至誠剴切足以感動

湯子遺書卷四

書

天心

三

皇上虛懷採納言無不從明良相遇天下拭目以
觀太平近復辭司寇之命請畱總憲以及黯自疑
皇上亦嘉悅而畱之君臣相信無間三代而後不
多見也先生正色立朝百寮嚴憚所謂猛虎在山
黎藿爲之不採固不在條舉一二事糾參一二人
遂足盡職掌稱報効也而都下搢紳以及儒生不
能盡明斯義以爲翹首跂足願聞讜論而兩月以
來未聞有所論說議論紛紛近聞有江南監生馮
景致書臺下不知曾塵清照否某未見其書云何

又有云此書已達政府呈御覽者料此言必不確而口語藉藉至有公言於班行者某實聞之蒙先生下交二十餘年又辱薦牘知己之感古人所重若有聞不告非事大賢之道且非所以報知己蓋自請留任爲近代不經見之事故自處較難無再拜他官之理而總憲非久居之地壯往直遂非大臣之道而委蛇順時非自在之誼盛名難副晚節難保先生詳審之某不敢以此聞於人也己未六月十七日

答劉叔績書

湯子遺書卷四

書

三

前榮任朱襄卽奉德音旋應召北上未得一晤

清輝抱歉殊深敏修入都盛稱足下持躬教士槩獲卓然曰切仰止長安鹿鹿未得修候乃遠承手翰謙沖過甚令弟致命再三嫌於自外不敢不仰成高誼僕學無原本疏嬾自廢二十年林泉與漁樵爲伍時人以爲淡於名利似稍知道者其實不然也竊嘗負笈百門側聞緒論學者首在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以聖賢大道爲必當由異端邪徑爲不可蹈其功在主敬窮理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入道真訣也唯在細心體認今

師道久廢膠庠虛設士風日頽振興匪易柘巨素
習近古足下一稟先型以身爲教敏修刻志躬行
精進匪懈徹州田梁紫踐履篤實學極淵邃此皆
可與夾輔進德十室必有忠信惟要有真精神鼓
勵多士秉彝具存必有賢者應之胡安定曹月川
豈異人在君子思不出其位毋以稽齋冷局視爲
不足爲與世俗同類相效也講學祇在當下所處
之地所處之時舍此而談空說悟直作一好話頭
講過終與自己無益也僕生平不敢爲此學以爲
今天下大病總坐一僞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
湯子遺書卷四書

三

此字然後有商量處耳

與劉叔續書

前遠承手翰更勞令弟賜顧值史局初開編摩無
暇未得少盡鄙曲抱歉良深夏月張仲誠先生在
京時常晤對其學真腳踏實地其要在於主敬程
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祇
纔整齊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祇常常整頓思慮
便一此一段是仲老得力處而仲老與崔玉階先
生皆精於易學有心得不依傍前人制行皆端方
確有把柄此當代真儒也惜仲老不免西川之行

西川當有賢者待其陶鑄不獨殘黎沐德化也士君子行止皆關天意非人所能爲也因便附候道履拙卷本不足觀因令弟前欲觀今呈覽

答黃太冲書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鼓山遺書知吾道眞傳實在先生當時渡江恩恩未得面悟至今歉然戊午入都於葉訥庵處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史局既開四方藏書大至獨先生著述宏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眞儒林之巨海吾黨之斗杓也

湯子遺書卷四書

四書

三

承乏試事擬撤棘後一登龍門遂夙昔之願乃蒙主一惠然遠臨台函眷愛慙慙若以爲可與聞斯道者某何幸得此於先生哉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閒話耳詆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眞面目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卽推奉先儒與詆毀先儒皆無當也鼓山先生曰心體是圓滿的忽有物以撓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隄江河可決切至之言也先生曰鼓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

風霽月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譜一書真有途轍可
循不患不至上達此善論戴山者也承命作戴山
學案序自顧疏陋何能爲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
辭目下恩恩起行不敢率爾命筆舟中無事勉擬
一稿請教得附名簡末遂數十年景仰之私爲幸
多矣忠端公集盥手拜讀如對道容敬謝敬謝臨
楮瞻依言不盡意

與黃太冲書

去歲承乏貴鄉未得一瞻光霽幸與長公晤對深
思靜氣具見家學有本爲之一慰戴山先生文錄
湯子遺書卷四書

三

承命作序某學識疏陋何能仰測高深逡巡久之
竊以先生忠誠憂國似司馬君實奏對詳明似陸
敬輿骨鯁清直似汲長孺雖未盡其用而大疑大
案據經廷諍維持國體保護正人正道人心補益
宏多其學辨析義理之幾微究極天人之奧窔此
孔孟之眞傳濂洛之嫡派也某生也晚私淑之誠
積有歲年但識既污下筆復庸俗不能稱述萬一
惟望芟其蕪穢正其譌謬不至大有乖誤受賜多
矣學路久迷事事皆爲奔走聲利之場詆譏先儒
樹立擅揮雷同附和不知身心安頓何處深懼吾

道荆榛雖勉自砥礪獨行寡助如瞽者之偃偃無所適伏望時賜指南加以鞭策倘有所進飲水思源敢忘所自文錄學案何時可公海內蚤惠後學幸甚幸甚

答陸稼書書

先生正學清德僕私心嚮慕久矣承手教及大作仰見崇正道闢邪說至意嘉惠良深敬謝敬謝來諭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闔門戶此不易之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

湯子遺書卷四書

三

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皆極精當非先生體認功深何能言之鑿鑿如此獨謂僕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僕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所知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于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遍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

謂有功于程朱矣然海內學術澆漓曰甚其故何
與蓋天下相尚以僞久矣公倡之于上隨聲附
和者多更有沈溺利慾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
者亦皆著書鑠板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
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
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
以自居衛道閑邪之功夫訐以爲直聖賢惡之性
學術所關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
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
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誣
湯子遺書卷四書

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
心亦欠光明矣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
其功名今何爲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
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爲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
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
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與
夫陽明之果爲楊墨否姑未暇論竊以爲孟子得
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爲
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孟子者而後能
闢楊墨熄邪說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繼孔子

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
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
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豎又從而招
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
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
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爲孟子
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
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來論云陽明嘗比
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
黜夫毀先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
湯子遺書卷四書

四

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
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罵
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僕之不
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
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
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
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
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衆卽篤信陽明者亦曉
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謾罵者
卽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閭節行虧喪者但能鼓其

狂舌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僕之所敢信也僕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真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僕將奉大教爲指南焉道本無窮學貴心得胸中欲請教者甚多容專圖晤求先生盡教之

答友論學書

某少遭喪亂學無師傅入仕與曹厚庵先生同直史館得承指示年少心粗方留意詞章未能窮究湯子遺書卷四書

望

根柢泛濫先儒之說時悟時悔靜坐久之覺喜怒哀樂未發時真與天地萬物同體日用之間四端隨時發見但存養功疏故擴充無力濂溪以來師友授受原有真傳祕旨不從本原透徹不從存養得力將先儒真切指示之言都作影響混過何由融會貫通近世功利詞章之學陷溺人心不知天之所與我者何在徒襲取先儒形貌妄分畛域所言非所見所見非所履亦可怪也某日事編摩心血枯槁遙企函丈恐終無緣面覲爲此生缺陷事

更望時惠德音臨風翹瞻

閩北闈題名錄知令五弟介山高捷不勝雀躍俟
入都當恭賀也浙闈文章素稱最盛而亦弊藪也
以某庸碌濫叨斯任同考諸公廣文幾半且年皆
遲暮與此道茫然闈中費盡心力費盡唇舌卷數
八千二百有餘限以半月且瘡疾大作不敢言勞
每日漏下四鼓始休雖額數有限不能無遺珠之
歎而入彀者皆苦志芸窗且多藜藿不充之士榜
下皆嘖嘖稱歎言此科孤寒吐氣某聞之殊不自
安天下才人原不盡在孤寒某亦何所容心或王

湯子遺書卷四

書

望

司貧苦氣類偶相感觸耳出闈後與撫軍諸公約
斷不敢一事相干瀆公筵之外無私會也無私札
也浙中例候舉人親供全始解卷舉人有遠者一
時不能至詢之學使言往科亦有不候親供之例
遂與撫軍言於九月廿日解卷某遂於廿二日遣
牌廿五日登舟矣此某奉 使之大畧也某離家
三載老母年高借便歸省于子老入都恩恩漫陳
一二乞賜垂照徹衙門諸先生與同鄉諸公未敢
一字相候乞爲道意

先生邃學宏才爲中朝領袖頃者入境大疏具見
振刷實政公恕嚴明兼而有之長安道上無不歎
服竊以今日吏治壞極百姓苦極有司亦困極不
但八閩爲然而八閩爲甚大賢風示於上自應丕
變然事有難爲不無阻礙要在大力深心且須去
泰去甚從來化否爲泰固自有漸惟大端旣正風
行草偃不勞而成固不必事事改易也海上善後
之策爲今日第一要務

至尊明見萬里廟算宏深迥出恆人意表但身在
地方倍爲親切綢繆經畫期於盡善封疆重任惟
湯子遺書卷四

書

聖

謀久遠不在鋪張

盡善封疆重任

聖主緩台衡之命暫畀南服宵旰籌度良有深意
固知姚宋韓范併於一身非先生不可耳某才本
庸菲承乏史局晝夜編摩心血耗盡自五月十三
日復奉命進講內廷至七月內改講期於啓奏之
前每日五更入朝味爽進講無論學術疏淺不能
仰助高深且年力衰憊史事方急形神交瘁枝梧
無術雖一切應酬盡行謝絕恐終不能無負
主恩知己之感切於中懷故不禁言之醜縷南方

風土異宜伏惟珍攝不宣

向於邸抄讀大疏以爲漢之汲長孺唐之張曲江於今再見國有直臣社稷之福傾心嚮慕晤教無從近者秉衡三晉人頌歐陽某於各省學憲槩不敢以一函相通故不敢破例達尺素於左右然有一事欲聞於大君子之前藏之胸中逡巡而不敢者數矣旣而思之若於試事相干涉則斷斷不可若闡揚潛德或亦大君子之所樂聞也趙城同宗諱家相字泰瞻己丑進士孝友廉介本自性成言現行矩非由矯飾筮仕常熟惠政治於人心以催湯子遺書卷四書

器

科政拙例當左官士民千里詣闕號泣請留舉旛相約輸納恐後數載通賦一朝報竣三吳搢紳嘆爲從來未有部議還職再補南漳地最荒殘境逼巨寇招撫流移訓練鄉勇養民教士具有成績督撫擬舉卓異而尊鱸興思遠賦歸來居鄉杜門卻掃絕跡公府宦旣不達家徒壁立惟訓迪後進敦尚躬行誠盛世之循良儒者之卓行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若斯人者以之俎豆鄉賢使後人有所矜式實大典之光也門祚衰微恐無由達之執事某知之最深故敢爲發微闡幽之舉惟冀博採

輿論慎而行之幸甚

與王抑仲書

去歲以使事出都未得少盡鄙曲爲之歉然歸來
長安道上有稱頌足下新政者未得其詳旣而知
立義學七十餘處從學弟子六七百人近且重農
積穀水旱有備此漢代循良所爲何幸於今日見
之教養二字王道之本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
承乏潼關亦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
苦心雖寮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睹
矣足下學有源本才足經世今日乃兼善天下之

遺書卷四書

望

也某匏繫鉛槧不能躬聆絃歌此心飛越聞以
臣司寇公諸書課子弟此書最善人人化俗爲易
婦人女子皆能於變真快事也半載之後似當課
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若祇爲少此一段工
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經書講明正學三
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不小也賢
才不擇地而生特振興無人遂就頽廢耳此亦天
意之所甚惜也更聞勇於拔齷疾惡過嚴此自初
政宜然親民之吏慈惠爲上民旣向風威嚴宜弛
愚者干慮或可一採治行卓異不拘俸次且晚內

召梓里藉榮翹望翹望

與宋牧仲書

都門奉送台旂遂如三秋足下壯猷偉略爲三輔
屏藩輿頌一新洋洋盈耳吏從冰上人在鏡中請
以相贈事繁而處之若簡民詐而馭之以誠在足
下固自裕如然努力加餐實所願也某才本駑下
年來史事浩繁心血耗盡不意孫肥老榮轉閣學
某濫叨

新命同張素老進講

內廷學術疏陋何能仰助

湯子遺書卷四

書

吳

高深且衰年多病風雨寒暑不輟豈能勝任

聖主恩深不敢控辭足下何以教我茲因小价領
米之便奉候與居附有請者目下盛暑每日進講
羸臺苦於步履急欲買一腳力不得妥當廡中良
驥必多求暫借一小而馴者俟置得卽還上借乘
之風在春秋已歎其難朋友與共子路以之明志
或世人以爲不易者而賢者可與言情乎笑笑

與杞縣令王慎齋書

長安晤對退而自喜不謂斯世復見龔黃別後音
問疏闊時切懷想偶有便鴻附候與居劉文烈公

理學節義彪炳宇宙後嗣守其家學閉戶甘貧文
行可稱曾孫忠昆相見京師接其言論樸誠可掬
令人想見名賢家法篤念賢裔扶植衰微古道於
今非大君子其誰望乎

聖朝表勵忠節卓冠百王文烈公旣荷旌卹輝煌
史冊四十年來墓碑未立後人過之幾不知有斯
人之墓亦地方之闕典也伏望與紳士公議勒片
石以誌不朽此近世所視爲迂闊不足爲而先儒
以爲知務也伏惟垂察焉

湯子遺書卷四

書

聖

去冬恩恩一晤未得罄展積悃別後企望雲帆不
禁耿耿於懷也今春闋邸抄知西闈得雋者六人
而道丈拔幟先登曷勝欣躍更獨荷

聖恩簡授中祕從此積學樹品大用可期不佞得
以一日之雅藉光無旣然初入仕途擇守宜愼長
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難最易搖惑三門急湍砥柱
良難道丈識力堅定宜靜重養望勿逐時好相競
躁進前輩典型昭然可見署中堂聯人重官非官
重人德勝才母才勝德真座右銘也幸勉旃而已
江左繁劇甲天下衰年處此實非所宜夙夜歎掌

日無甯晷久欲修賀遷延未皇想蒙垂諒也

答王世兄書

去秋遠承賜顧恩言別未能略展才心愧歉何如某謬以庸菲處第一繁難之地救過不遑惟恪遵

功令夙夜不怠天鑒民瞻時凜於懷一載有餘未嘗敢與鄉士大夫以書札相通吳中多貴游亦無以私相干者某何敢以己所不欲施之於人且自破藩籬將來何以自處故萬萬不敢也今

湯子遺書卷四

哭

聖主振興文教

特簡學使一時諸臣無不爭自濯磨况貴鄉以名元賢侍御處孔孟之國自當一秉至公洗從前之陋副

當亡之心士君子苦志誦讀自能邀其鑒拔若稍存他念則志意不立文筆必弱反失之矣故惟患學業不精不患有司不明專心致志不爲詭遇聖賢之道實實在此某年來於千辛萬苦中頗有得力見此理頗明因感師恩不敢不以誠告惟世兄稍賜垂察毋爲世俗之言所移也

與魯敬侯書

吳門晤後不謂遂成遠別太翁先生台履康勝道
丈左右承權其樂何如山中歲月未可虛度潛心
經史務求明體適用濂洛以來大儒之書細細窮
究戴山先生典型尙在黎洲定庵學有淵源虛心
請教必有所得古小學先儒講學之地也與同志
君子相商興復士大夫居鄉興學立教變化風俗
是第一要務但要實從立德明道起念勿存聲氣
名譽私見成己成物皆性分中事不可錯過此生
負天地生成之德也子閱端品清修真誠君子正

湯子遺書卷四

書

吳

當交相砥礪以聖賢相期士立志要高不要卑要
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讓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
等便是無志今世士大夫以古道自持不追隨流
俗者如道丈蓋不多見不佞實有厚望故敢略陳
其愚不佞二十年林下以文史自娛實無心得草
草復出謬承

主恩涓埃莫效殊可愧也每日黎明侍

青宮講席風雨寒暑未嘗少輟學術疏陋老病侵
尋何能仰助高深擬於明歲舉賢自代乞身而歸

未知能如願否耳

答孫配瞻侍郎書

淮陽水患下民其咨先生忠誠體國正學宏才爲
聖主特簡拯茲昏墊君臣一德動與天合自當立
奏平成萬世永賴奉別數月未敢以片牘上達左
右以先生勞心疏瀹恐煩清聽也遠接手教仰見
大君子慎始圖終大業出於小心非時輩漫無遠
謀者所可同日而語某愚昧無識未嘗久習河務
何敢妄言然旣承不問不敢不竭鄙見狂瞽之言
惟賜採擇焉下河之患固在海口壅塞然海口之
塞匪自近年祇因上流不治河淮失其故道漕隄
湯子遺書卷四 書

辛

潰決因而閘壩多開止求洩上流之水以安暫時
之漕不爲水求歸宿之處遂以七州縣城郭田廬
爲巨壑矣

皇上南巡親見下民婦子田廬皆處洪濤之中真
若痾瘵在身此天地覆載之心也卽堯舜之憂勞
洪水大禹之饑溺由己何能加焉今欲開海口以
治下河

皇上之意固專在民生然漕運久遠之計實不出
此蓋天下水未有不以海爲歸者黃河北岸減水
壩由沐陽安東等處皆入海之路潘印川減水壩

俱建於河北岸欲其從灌口入海也今南岸減水
閘壩之水安歸乎歸洪澤湖乎淮湖之水日增日
漲河流帶沙湖底漸高清口太狹則湖逼高堰昔
潘印川用高堰逼淮刷黃甯犯大忌浮議沸騰而
不敢輕開尺寸者而今竟開六壩二閘矣更加以
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漕河安得不危故又開
一百餘丈之滾壩以洩之其意以爲漕隄不潰則
河臣之事畢矣七州縣之民命可無問也獨不思
下河之地有限而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
供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一綫漕隄勢必大壞
湯子遺書卷四

書

至

由此言之開海口治下河非但救七州縣之民命
已也實所以爲漕運久遠之計也今欲閉漕隄之
壩必先閉高堰之壩高堰之壩不能全閉欲閉高
堰六壩之二三必先塞黃河南岸之閘壩黃河南
岸有毛城鋪北岸有大谷山徐城可無患矣王家
山以下一路減水閘壩不可稍閉免洪澤湖之泛
濫墊淤且留以蓄水刷沙乎自碭山以下至清河
南北減水壩三十餘座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
將來正河運道不有淤塞之慮乎又印川之減水
壩北隄稍卑二三尺耳今與地平矣昔云歸漕者

常盈今河能盈乎此上河之可慮者也河督之堅
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閘開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
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從而議其後者耳愚因於
會議向中堂九卿言之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
洩隨時難以執一不得以後日之用補歸咎於前
日之誤洩昔日開壩以保隄也今日塞壩以刷沙
也猶先應用大黃芒硝者用大黃芒硝後應用參
耆桂附者用參耆桂附各有其宜歸於愈病而已
此言實有至理亦欲河督開豁疑衷從長計議爲
國計民生圖永遠之策此出自誠心而不謂河督

湯子遺書卷四

書

壘

之堅執如故也然今日下河工程當在范公隄外
此非壩水所能到也但於石礎丁溪等口開通一
二處則浮水可去內地水當漸淺河湖舊形當漸
露再尋訪所謂射陽德勝平望喜鵲諸湖舊迹而
以閘壩之水開引河以歸之再由湖歸河以入新
開海口條分縷析脈絡分明卽大禹治水亦不過
如此若曰一開海口而遂使下河盡爲平陸焉萬
萬無此理也故曰下不在減水壩之塞與不塞而
在地方官不肯盡心相助呼籲不靈人夫物料恐
難湊手耳若諸事湊手卽當盡心嚴督工程勿惑

浮議成大功者小小順意不足喜小小拂意不足懼惟先定成局持堅忍不拔之志如行兵然當有一定算偶爾勝負何足憂喜如奕棋然當爭全局一著一著何足較量下河苦水久矣今歲之旱乃偶然耳若盡如今歲則海口可以不開矣前讀大疏斷無海水高於內地之事此先生親身閱歷之言故鑿鑿如此非如他人紙上談兵也祇此一言便是治下河定算矣

皇上神聖不世出之主滇黔閩粵指顧蕩平海外自古未入版圖之地皆立郡縣漢唐以來從未臣

湯子遺書卷四

書

七

服之國盡來歸附豈淮揚近地開一二湮廢之河道以救數城之殘黎發自

聖心特遣部堂爲臣子阻撓而罷以爲

聖主之心能晏然而已乎故減水壩不可塞則海口更不可不開下河之水愈大則開海口之功亦愈大惟先生斷然持之耳某以爲成功可操券而待也歲序聿新藉便恭候景福臨楮恩恩語無倫敘伏惟鑒原不盡

與王似齋書

足下有體有用不佞所深愛客冬晤尊公知足下

家學之有自也頃札至詢爲學之要見足下立志不凡爲學不在語言文字之間惟於倫理身心無愧無怍便是聖賢一路足下勉之不佞生平從不代人作文亦未嘗倩人代作聞杞縣碑文借不佞出名寒家無寸土在杞豈可妄列邑人之末幸爲改去是所望也

上虞撫討長甯縣叛民書

某章句儒生不嫻軍旅仰見明公德威遠播發縱如神且集思廣益苟有一得無不容納用敢借箸前籌以紓台慮伏以長甯之事出自意外叛狀已

湯子遺書卷四書

書

著擒斬何疑但兵凶戰危談何容易發兵勦捕彼勢旣窮迫必嬰城自守雖一鼓成擒而城中士民傷殘必衆卽不然或擁衆奔入五指石諸巢地旣隔境山勢險絕兩省會勦非可計日奏效也以某愚見彼方拘執縣令脅討劄付是其心自知罪不容誅外以討劄緩我之師實暗結粵寇俟其信息以爲舉動然事犯大逆衆中必不心服此時尙在猶豫之際宜急遣周縣丞持劄授彼職銜明公寬大坦易聞於遠近周丞素有膽量才辨使宣揚德意賊旣請劄必當出迎卽曉譬利害散其黨羽鄰

境諸縣現今請兵駐防一面密委彭遊擊率精兵
千人由山後間道以駐防鄰縣爲名俟周丞入城
衆志懈怠疾馳而至掩其不備擒縛賊徒不過力
士之能耳如此則一城官吏士民可保無虞所謂
不動聲色而定大難計之上者也兵貴神速又機
事宜密惟明公裁斷

與耿逸庵書

自甲子秋奉撫江之

命寄書略陳鄙悃抵吳後以衰庸之才處天下第
一繁劇之地晝夜拮据形神交瘁孑然孤立力挽

湯子遺書卷四

書

五

流俗與人落落自分當難合蒙斥譴惟不敢時刻
懈弛上負

君恩屢承手教有失裁答知年兄必能心諒也

聖主眷念

講筵舊臣

特召還

朝真希世遭逢夢想所不及也老母年高多病便
道歸省抵家之日一掃荒隴卽兼程北上一二老
友未得一面入都每日進講承華盛暑霖雨未嘗

間斷一日

皇上好學之勤孜孜不倦自古人主勵精圖治未有如

今日者也某學識疏陋萬萬不能仰助

高深且年力衰邁心血久竭又會議會推監隨九卿之後日無甯晷六十老翁實難勝任

君恩深重未敢言去且慙直與人多忤夙夜危懼不知作何稅駕年兄當代真儒講道名山遠邇景從長安公卿想慕高風何日安車蒲輪賁于邱園海內蒼生當有起色也孝經易知牖如刻于吳門某遍頒學宮諸生講習替附數言稍稍闡揚大序湯子遺書卷四書

五

與楊樹滋書

之旨非能另有發明也山中功課日加精進註易成否便中乞示一二南望嵩高神思飛越

曩承乏貴鄉過叨雅愛識力未到自審多愆仰藉明誨受益宏長不謂一別遂逾廿載雖寤寐弗諼而鱗鴻疏闊諒在知己必能心照也老先生正學清修超然物表溜上之政無愧龔黃遽賦歸來蒼生望切今

廟堂側席求賢恐三峯雲霞未能久戀也弟謝病歸田自謂終老邱壑不意奉

詔下徵有司敦迫不能辭免監筭史局晝夜編摩
衰病侵尋心血枯槁頭白汗青祇堪浩嘆近謬玷
講筵山林放廢日久漫無實學何足仰助
高深旦晚乞身庶了此蛇足耳拜讀手教兼惠大
作深仞注存今海內名賢首推貴鄉蓋山川雄勝
風氣完固迥非他省所及而先生其領袖也三曲
之精深富平之英毅山史之高潔又有亭林先生
千里卜鄰天下望之真如鄒魯伊洛何時杖履相
從嘯傲於渭川二華之間乎獨是年來轉運艱難
民不堪命幸滇池奏捷息肩有期前歲關門水災
湯子遺書卷四

書

五

驚人聽聞知高居西莊山水林泉可稱福地殊爲
快慰謹因便羽恭候道履臨楮不盡依依

與宋牧仲書

前擬過郡城欲奉聆台誨雨雪連縣泥淪甚大廩
中止有一馬亦供軍需勢不得不禁足也保舉之
典乃
皇上愛惜人才至意地方官仰承

德意自當從實保舉若不相信而冒昧登薦與彼
舉者稍有夤緣干求均過也近來每舉一事皆徒
爲天下開奔競之門故受職之後清白無欺者甚

少弟前具呈控辭實自揣庸菲不敢冒昧承當亦
古人難進易退之意非有他故也弟與閔府尊素
未謀面何能相信未相信而必苟且求一轉詳失
己失人君子所不爲也出處大節三十年所學何
事十四年林下祇如旦暮過此再十四年卽成六
十老翁矣人生光陰不堪把玩何必爲此蛇足事
惟望老親家知我幸委曲爲我辭之聞在黃州刻
後赤壁賦甚佳如有弟乞惠一幅謝不盡臨楮如
晤

與張王士書

湯子遺書卷四

書

五

武林得晤清範別來遂已三載崇雅堂前老桂偃
松青燈對雨至今依依如昨也貴鄉才藪兄高才
博學爲一時領袖但學問之事原無止境稍有歇
手便是退步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有憤便
有樂若平日無憤無樂祇是悠悠何可言學學者
讓天下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無志詞章
訓詁皆爲聖學之蠹一切填詞小技何須著意爲
之望兄屏去一切潛心經學爲近裏著己之功異
日或掛帆南去於兩高天竺之間芒鞋竹杖重續
昔遊互正所學不知能相視而笑莫道于心否

答蒙城令書

前過貴治荷蒙雅誼與人之頌遍于境內因得悉聞冰蘖之操春溫之政私心景重無已入都爲快翁道之共爲浮一觴也

聖主加意吏治凡廉介自持治行可稱者相繼拔擢賢者幸遇此時患實政之無聞不惠官階之不進耳鳳徐饑荒道路所見心目爲測

陛見具陳

聖主饑溺由己深爲軫恤卽

命官馳往發賑史冊所載勤恤民隱未有如今日

湯子遺書卷四

書

堯

者也接手教知麻老先生以

聖主之心爲心寢食不遑事必躬親饑民得霑實惠又聞時雨立沛秋禾茂盛

聖主一念上格

蒼穹

而又得賢臣宣布德意斯民何幸得被堯舜之澤乎遠承垂注南望依依臨楮不盡翫縷

答郡守宋公書

執事恩洽九城某沐浴仁風匪朝伊夕身居倚廬常愧疏節而執事不棄葑菲每賜優容卽如地畝

一事數年來蒙加意釐剔真可謂費盡苦心此番
丈量較之往年虛應故事者大不相侔從前奸書
積弊水落石出何能自逃犀照乃復蒙諭諄諄惟
恐包荒捏熟虛名頂替受賄累之苦此誠仁人君
子民胞物與之心也且不以某庸陋命同紳士公
議良策某何敢不竭芻蕘之見以資採擇惟是查
核改正造冊呈報則有不敢冒昧承任者州中地
畝四十里及歸睢宣武各衛屯新餘徭籽粒名色
頭緒可謂多矣舊例弓尺大小折數之不同里社
坐落之不一可謂煩矣非集千數人之目力心力

揚子遺書卷四

書

卒

寬之時日未能究其端緒而某自居喪以來五內
荒迷心血枯槁稍有所思卽患怔忡今復得胃痛
之病每發數日不能飲食又且健忘至于算法尤
平生所未究心者家中薄產不多每日拮据辦賦
常恐錯誤貽咎何敢旁及闔州之事此不敢任者
一也纏冊數千本必在官人役可以收掌未有貯
之私家聽人改易者憲示內云公所而本州經承
必欲委之寒舍闔州紳士誰非某之親識纏冊一
到則其門如市改正之端一開始慮其以荒包熟
繼恐其以熟改荒身非官長何能禁止此不敢任

者二也天下權之所在方能集事勢等編氓何以率衆時至今日人心日巧奸弊叢生薦紳之體陵夷已極胥蠹之勢幾成莫返若不量時勢冒昧任之私宅固足招尤公所亦徒滋築舍議論多而成功少反足取笑此輩負執事破格委任之意此不敢任者三也昨于正月初九日集紳衿于城隍廟僉議以爲此番纏冊皆係花戶自造縱不能徹底澄清亦不至大相懸絕不必開花戶以改易之門但當嚴禁書手私更之弊私更之弊不去不過一載纏冊之面目全非矣地畝則例額數弓尺悉遵湯子遺書卷四書

空

舊規亦歷盡依纏冊則從前之虛捏自去至于二三兩年所報新墾其中不無虛捏目下將次起科伏乞嚴檄該房責令里書另造清冊必要與纏冊相符不許冊外妄報一畝老公祖提冊查對清白仍將冊內所報姓名地畝明張告示曉諭某年新墾若干應某年起科此外再私出地畝卽係里書作弊許赴府陳告如此則包荒之弊可除賠累之苦可免纏冊一樣用印另存一部于公所以防里書私改之弊自今以後民間買賣地畝止許更名不得過里以防那移增減詭影飛洒之弊徵收錢

糧立前件冊某里某人名下地畝若干照本年易
知由單應徵糧若干令花戶人人共見每限完糧
許花戶親自登冊以防櫃書侵欺之弊如此則後
患可杜法行可永此皆平平無奇感老公祖愍愍
下問之意不敢不盡其愚伏惟垂察如有可采祈
賜酌行高厚之德雖民鏤刻金石不能鳴其萬一
也制中心緒迷亂語無倫敘統惟鑒宥臨啓曷勝
悚切翹企之至

與弟斑書

河上一別遂已半載屢接家報知老母起居康勝

湯子遺書卷四

書

空

吾弟讀書靜修殊爲喜慰趙親家至得接手書連
日署中有事僅得一拜及投啟奉候已行矣此衷
歉然新制每日入

朝不但人事廢絕且精神疲敝職業亦難周詳家
居優游自得真神仙也吾弟細看書勤作文慎以
持己謙以與人老兄數十年體認天理二字愈覺
真切世俗浮薄之言不足聽也程子曰吾學雖有
所本天理二字實自己體貼出來顧諟天之明命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皆天理之說也願共勉之

三場已完遇合有數文字工拙可無論也不能出
省不必強出聞晤張仲誠先生令郎想是張二兄
前在內黃極承仲老雅愛二兄諱炳字柴夫天質
清粹穎悟非凡又承家學相別六載學必大進其
姊丈王諱志旦亦美才不曾識面不知近亦在省
否柴夫令婦翁亦潛心端謹之士寄去書一封寄
候仲老當親付之柴夫仍問仲老近日作何工夫
圖書祕典有刻冊否近日著述有攜來者求一二
種仲老村居地名問清以便後日或有相訪時也
田梁老李子金聞其議論皆長人識見不可不常
湯子遺書卷四書

會遇登封等處朋友當問你耿年伯家居近況此
同年中大君子也
我今奉

召不敢不進京料衰庸之才不宜時用且久居林
下疏慵成性萬難久居輦下擬與諸老相見懇求
遂志大約十月可望回家但不敢自必耳今將家
下事略開數款汝宜遵之勿貽我慮 一潛心讀

書

一上緊完糧

一謹慎門戶

一慎交遊二

三好學有品行朋友外不必多交甯少勿濫

體恤僕從

一凡隨我赴京者照顧其家

一寬

待佃戶 一莊上不可容畱來歷不明及賭博游
手光棍 一近有敗類之徒不可容上門界限不
可不嚴也 一莊上地土不可不留心此差糧所
出一家養餼所資關係甚重 一遠方朋友爲我
所敬者偶爾來州當禮敬之如不知來歷者不必
相會 一朋友詞訟不可干預 一宅中草房甚
多要小心火燭 一鄉親相與以謙讓爲主凡事
忍耐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切
不可躁動致傷體面

閱試錄知你叔姪兄弟皆未入彀看來此事固有
湯子遺書卷四書

畜

定數然亦人事未盡到十分惟有用心看中式文
字勤作文字多做機括自熟平日弊病自會變
化不可雜心他務惟舉業一道不是帶著做的薦
舉除丁憂物故緣事外共一百八十六人已到者
一百三十一人吏部具題請旨有到齊考試之命
九月初十日

皇上駕幸溫泉約四十日回京未到者續催甚緊
大約十月內可到齊天已嚴寒試期想在明歲二
三月矣京中珠米桂薪如何支持今寓華嚴庵內
杜門謝客可以靜心讀書明年回家與一二知己

大興文會殊勝仕宦鹿鹿今陝西李中孚李天生
王山史顧甯人聚集富平魏叔子彭躬庵讀書易
堂眞千秋盛事令人健羨環老深相知亦不强
也環老疏報中所刻止貼黃耳及見原疏乃累累
近千言每人俱列實事甚詳我名下有居官清謹
二十年閉戶讀書學有淵源躬行實踐爲文發明
理趣不尙浮豔等語躬行實踐四字實深自愧亦
不敢不自勉他人皆以詩文薦猶可炫耀才情環
老負天下重望以此等語相薦可不自勉重爲世
所誚乎但今長安以理學二字爲諱人人以詩賦

湯子遺書卷四

書

奎

見長耳中不聞吏治民情四字可歎也家下糧速
完諸事以謝絕爲上新中親友賀禮不可失明歲
先生你二舅如不肯來當速商量妥當此事大有
關係三四兩兒萬萬畱心看他讀書不可忽明年
與你三叔濬兒著實用工遇題便做此事不是說
空話要空拳的吳逆已伏天誅蕩平可期千里寄
字不是容易當逐字看過仍與濬兒細看寄京字
亦要詳細字跡不必太楷矜持多則有不盡之意
也

前劉光彩來驟聞之甚爲不喜故字中最爲詳切

亦以我一時不能回家恐你叔姪兄弟少不更事
再有他慮故耳此事初本偶誤不意遂幾難挽此
便是經歷一事不可輕易放過我平日常言天大
事皆起於細微古人謹小慎微正謂此若謂無甚
關係事且放鬆人家還有甚於此者未見怎的此
大謬也近日都中應酬稍暇血氣漸覺和平

聖意隆重念應召諸臣多貧寒難支諭戶部按月
量給食用部議每月給米三斗銀三兩漫無事事
叨食天祿感激愧汗此出自

睿慮非由啟請亦諸臣想望所不及也明歲讀書
湯子遺書卷四 書

奎

事要緊三四兒從師事尤要緊家中八大家文四
套間中可細看此古文正派粗心看之無益也

前以寓所窄狹庭西向無地可避烈日移居松筠
庵內在接待寺對門卽樊先生所寓之寺也近已
議定徐立齋爲監修葉訥庵張素存爲總裁立老
服闋尙未起身必候立老到方開館大約在秋末
三秋尙閒欲將明朝書細看一番京師不能尋買
前開去數種除吾家所有外你袁二叔公垂子潛
皆可借此事

上意在必行真千古文明

聖主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况各衙門事權盡在舊人用兵
在將軍修史事非儒生之責而誰之責與此事認
真做來亦不難而總裁謙讓未遑然監修總裁皆
大手筆與歐陽永叔宋景濂相上下書成或尙可
觀前有字託你李老伯起一文會不知行否你們
做的文字當送去求實看文字以顯亮精采爲妙
不宜深晦刻峭家中有稍明白的人尋一二箇來
文文山真跡得了甚好朱子字原有二張一水源
木本四大字一詩一首唐室遥遥孝義門屹然雙
湯子遺書卷四 書

空

闕至今存云云有便得了不可要人臨摹的祠堂
隔子當安鎖鑰牆垣低門戶當嚴謹家下以讀書
完糧爲主外邊事不要管四兒讀經可講書否書
不講無由得通且亦不得熟但不必急急念文字
耳聞田梁老近多病偶然乎常來州中否你袁二
叔有司馬公刻的大字詩韻求一本你們閒中韻
也要畱心文字不必多看妄費精神可惜從前工
夫亦太寬泛有餘工夫細看唐宋大家經四書再

要細細理會

鄭文十月十一日到京知吾鄉霪雨爲災不知麥

鄭文十月十一日到京知吾鄉霪雨爲災不知麥

種完否十月殿試武進士蒙

皇上點用掌卷自初六日入初十日始出宿殿前起居注館者四日實無多事日費光祿之宴而已徐立老已到衙門增十六員纂修王阮亭李貞孟兩公皆同事已開館吾州先輩李司空蔡司馬魯光祿李恭敏袁司馬李通政併唐定州傳查出與呂新吾先生誌傳憂危疏寄來立傳以實錄爲主以諸家紀錄參酌若諸本皆不載未便以私橐作據北人著述少功業理學表表者南方號博學君子皆未聞姓名驟言之皆愕然可嘆也有一本河湯子遺書卷四

書

空

南列女傳係你軒二叔送我的可查來大抵節義不容泯沒睢州人物志全寄來更好家內有兩部一部是抽過的如前數公皆不在內曾送孫先生故也

汪茗老寄鄢陵梁曰緝書前在省叫夏文英帶同求趙老爺往鄢陵代致不知曾寄到否有回札否如有卽託公垂稍來茗老相念甚殷茗老人品學問迥非近今人物且虛懷好善出自真情與施愚山二公皆與我甚投合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聖主右文四方漸定你叔姪兄弟與公垂子淳元

長召廣諸君子當奮興文事不可委靡韓子新信
陵祠記曾寄到否田梁老近日有何著作令人抄
一二篇帶來看

前信陵君碑記並寄韓子新札不知曾寄到否三
兒近老成甚好但文字更須用功不必多讀理題
不必多讀長題且將單句題八比文字明顯純正
者讀熟細細講與他字要學寫端楷疏朗點畫要
講明近科各省中式卷子寫訛字甚多磨勘甚費
力皆由平日不講明之過也四兒讀經非先生本
經你與他正字正句讀不可先念錯了後難改三

湯子遺書卷四

書

完

兒讀的古文不可放下要常常溫熟河南近科文
字甚卑弱恐學得壞了要讀好文字好文字也非
野路文字祇要說理的確不含糊今科會試題出
的好人多擬不著俱是場中做的文字較上科畢
竟真切總裁如楊葉兩先生公而且明今科會墨
當細看四兒該講書且不必念文如念幾篇學規
矩且念張冲西小文章看來讀書循序不可躐等
徒勞無益湖南蕩平天下太平可望可喜可喜蔡
師母幾時發引不可失誤了禮亦不可薄凡有一
番家信到家再有來札俱要說明防浮沈也

郎報又兩寄家信想俱到矣病中恩忙寄字過于
迫急遂令你三叔往返三千餘里受多少辛苦事
之不可忙也如此聞四兒經已讀熟可喜當溫熟
四書古文必讀熟一部方好四兒讀古文以左傳
國語國策史記爲主八大家正當多讀東坡文韓
歐卻當緩之不知亦有理否東坡諸論眞至文也
子弟以詩書文章爲事家不至敗

聞你們病心甚憂慮幸俱痊可可喜此病不知是
何証候總之愈後必百日方可復元此百日內飲
食起居皆當謹慎不可忽也三兒幼恐不曉事扶

湯子遺書卷四

書

字

光尤弱當教之三兒入學你當嚴訓之謁見師長
拜答親友勿疏簡失禮送學事自當褚適老爲首
或有分派事勉力任之但萬不可首事也田梁老
似可補竄一廬何足爲梁老重而當事知重賢可
喜也禮書之編梁老與公垂所商最善春初幸速
成方妙病後稍瘥復勞纏縣百日心血枯槁積下
史彙併一切事料理不開孔尙信不能久住一槩
回札俱不能作見時致意相諒可也黑龍王廟記
原是病中試筆其中推初修廟之意欲使一方之
人爲善去惡下分兩段文字一段頂善字一段頂

惡字而末歸講鄉約律令仍是教一方人爲善去惡的意思恐你大叔誤以爲箴規之言則失之矣蓋鄉間草野市井之人多故用刀錐之利云云賢者居一方便要化導一方此讀書人之責也見時幸致之不暇另作札也

寄來墨卷大槩妥當此部前集幽刻較多正集光昌其中有人未大讀者儘有好處勿習作庸下筆路也文字也須稍稍變動不宜太拘謹但不可破壞繩墨耳且要多做便熟機到神流題情文境在有意無意之間汪茗老言舉業做到十二分便不

湯子遺書卷四

書

七

中此言可味也沆兒做的文準兒寫的字便中寄一看

王親家至京知家下平安四兒教他熟讀孝經小學後再讀古文一部不必計時日也明春當講四書將小字點與他看先輩名文偶憶十數篇抄與他讀不必讀別的小文章甯緩作文不妨祇要慢慢講與他心地明白久之自能放筆作文聞家中矜紳公結亦寫我名在內此已往事不足論但從無此理現任官身在一二千里外家下與出甘結可乎以後萬萬不可慎之慎之史事近分一代后

妃傳與嘉靖各邊督撫數十人蔡石岡先生正在
分中本紀志表與萬歷四十八年以前人物俱分
大約明秋臺可完矣

自入起居館事漸繁費漸廣不如在史館猶從容
暇豫也家中以完糧爲急務約束僕從不可犯法
近因蓮陸贈我戒食牛肉文有動於心食其力更
食其肉忍乎家中當永持此戒事事以慈儉謙退
爲先老子所謂三寶也施汪兩先生繪川書院詩
寄去可與簣山公垂一看劉景多妄語非可倚任
者遽使管莊恐致誤事慎之吾家男子以讀書爲

湯子遺書卷四

書

三

事婦女亦要有常業方好你宋二叔家俱以紡績
爲課可法也書院大門工料既具必當速成爲爰
田梁老言修禮書如己任事甚妙聞梁老近日亦
多病恐是心血過損若未命筆卽稍緩不妨近日
病中知精神不可過費也面時致意外一札寄登
封耿逸老可送柘城劉先生處

冬月小心門戶夜間用心看家要緊九月內葉訥
老張素老進講畢

上問衙門中學問誰最好二公以徐健老對

上曰湯斌何如二公曰好旣而以李石臺潘次耕

告且曰諸臣學術不同有畱心理學者有畱心詞
華者有畱心經濟者

上曰學雖不同義理則一此段載之記注近日多
病惟欲乞歸而姓名常在

至尊意中不知何故健老精神學問超絕流俗以
迂疏無似之人與之較量恐非好消息也

正月二十七奉

上諭添設講官二員初二引見初發

上諭之時卽諭閣臣曰如湯斌可引見之次日

上自宮中書八人姓名湯斌李來泰施閏章曹禾

湯子遺書卷四書

秦松齡朱彝尊嚴繩孫徐乾學

上曰此朕所素知皆學問最優者內閣掌院再斟
酌如還有好的開來看次日掌院薦胡簡敬盧琦
邵吳遠徐秉義彭孫通王頊齡潘耒七人李來泰
因甄別掌院以昔年在家被誣通賊一案

上曾問及遂不敢注留以怠惰不謹定考蓋甄別
與添講官同時下引見與注考一日不知

上以前事已往無成心也初七日引見十五人遂
去來泰而閏章以年老口吃亦去之於後薦七人

中用二人孫在豐係舊講官補用不在此例此用

講官起居注之始末也去秋病中分後半史傳以爲史事可望就緒不意分正嘉後隆萬目錄至今未分春月茗老已去我亦決意請歸以送

皇后梓宮之役不敢遽言不意點用講官難以病請秋月又未必能出京事事出人意外所謂行藏由命不由人自悔去秋歸計之不早也聞吾鄉旱甚催科甚迫何以支持新州尊聞做官甚好不知果否總是完糧要緊諸費儉用京中盤費將盡奈何家中諸事亂心使你不得靜心讀書惟勿雜看精神專一方好

湯子遺書卷四

書

三

家中年景飢荒甚爲可慮幸設粥廠賑濟或百姓不致逃散但不知何日開徵河夫果停否曾託儼齋向撫臺家報中言之或可得當也管莊人容留匪類大可恨此當重處各莊俱立法稽察逃人盜賊皆不可忽京中無一老成人甚不便急望王奇速來更得一騾子進朝騎方好當勉力致之

我歸山之意已決今已講中庸深秋可完四書此其時矣家下書籍用心收著一本不可遺失有人借當定限取來近來積書家如浙之天乙閣崑山徐氏斷不借與人書欲觀者至其家觀之欲抄者

至其家抄之亂後舊書無板卽有新刻字多差訛
書冊愈舊者愈當珍之不可忽也我回家賴此延
年此要務也尊經閣如何修與殿同向否款製何
如櫺星門何時興工

本擬九月初七日出都因

聖駕還宮八月二十五日齋戒至九月初五始御
殿行謝恩禮初六日當陛辭本日

駕幸南苑故至初七日始得陛辭十一日出都

聖駕定九月二十四日東巡至宿遷看河祇得速
行十月初八到任後仍星夜至宿遷迎

湯子遺書卷四

書

壹

駕家下事事小心約東家人佃戶前字言家眷赴
任如已起行則已如未起行不妨從容俟溥兒到
任中面商總之諸事不必忙家信中亦有不必盡
依者發回書箱四箇細心照單點檢用意收著勿
失落了江南官員鄉紳萬一有至家相拜或送禮
者萬萬不可會面萬萬不可受絲毫亦萬萬不可
與他一字此身家性命所關非止名節也祇要州
中若不知有一巡撫者方好我受

朝廷恩非常知遇廷臣不敢望受恩深者罪亦深
汝輩體諒勿忽也出京忙甚諸親友未及專致見

時統致意

前月二十日至京以天晚不得見朝遂宿彰義門
外次早入城卽日陞見蒙

上歷問江南風俗吏治大小官員鄉紳賢否及下
河開海事宜一一具對又問途中風景具奏鳳徐
災荒卽差學士麻馳驛往賑

聖主愛民之切如此遂命至內閣賜食二十四日
東宮出閣講四書一章二十五日卽赴皇太子宮
同郭快老進講皇太子謙冲温和降階迎自述誠
心愛慕之意復古坐講之禮

湯子遺書卷四

書

亥

上定東宮回講之例講書事事從實非比前代具
文皇太子聰明天縱經書精通自六歲學書至今
八載未嘗間斷一日字畫端重精楷在虞柳之間
每張俱經

上硃筆圈點改正後判日每月一冊每年一匣今
出閣之後每早

上親背書背書罷

上御門聽政皇太子卽出講書講書罷卽至

上前問所講大義其講書卽用

上日講原本不煩更作自古來帝王教太子之勤

未有如今日者也。因思搢紳家能如此教子，便當
世世名卿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實基於此。自愧
學術疏淺，不能仰贊高深。惟夙夜深勵，求不負知
遇耳。

皇上聖學日茂，近來工夫更加精密。每日講春秋
十條禮記二十條讀史五十頁，更研究性理之旨。
詞臣不能望其崖岸，當今官之難稱職，未有如詞
臣者也。因以贊導東宮爲重，一切常朝會議會推
俱至閣說明，不與省多少煩雜精神，頗專一亦一
快也。

湯子遺書卷四書

七

皇上恩遇過優，舉朝外雖敬禮中多忌刻。

聖主體察不遺秋毫，京中固當謹慎。你們家中倍
宜小心，每日杜門整理舉業。按期作文，兄弟四人
所作文字註明日期，便中送至京師查閱。一切外
事不必預聞，勿遽求田問舍，卽東房亦徐議之。劉
宅若要亦好，你們當見遠大，勿圖小利也。世俗之
言不足聽，家中事以溥兒爲主，諸弟敬聽，不得亂
主。總以謹慎靜密爲要，切記切記。

近見中牟冉解元永光刻四書玩註詳說一部，甚
佳。真有功正學當買一部細看，家人及佃戶有生

事者否當嚴禁之如你不能禁當寫字與我請州尊禁之不可縱他教四兒讀文不必新科新科殊無好文字人要積德子嗣必昌實心教人爲善教人讀書卽大陰隲事况兄弟叔姪乎你大叔三叔遣子來城讀書可喜之甚當細心教之務合作上等入以後衣服不必多寄

撫臺情誼猶有古道家下僚當謹慎約束家人毋許放肆違者送官重懲一切公事不可干與十二月初十日拜一疏薦耿逸老不知奉旨何如每日五鼓入朝今下諭已講顯與章封卽在卽不知封

湯子遺書卷四

書

夫

印後停講否自古東宮講學之勤未有如今日乃知前朝具文眞無益也

至京七十餘日矣未見一家報殊爲懸挂老人歸興益濃若得家書數行卽足消遣數日而不能得何也聞家下修城州尊大有爲之才但隨眾不可立異不可怠緩公垂近日字甚有法鼎甲可望吾州益生色矣移居教場二條衡衙頗幽靜車馬之聲不聞亦佳事也

此番進京之日陛見啟奏鳳徐災荒荷

聖恩遣官賑濟聞賑濟得宜甚可喜又啟奏下河

事

聖恩遣孫老先生疏濬海口但薩大司空穆侍郎皆以回奏不實革職其實二公久爲于振甲所奏聖怒發於今日未免爲人側目又南中君子素不喜者借無端空言造謗今因郭快老缺選擇講官舉徐浩軒大忤忌者之意每日黎明到瀛臺進講又不能辭會議會推此時杜門緘口人猶捕風捉影欲加以罪以疏直孤立之人遭逢異數爲人所忌欲免難矣且身任進講之事無求退之禮不知將來作何結局惟忠誠自矢謹言慎行夙夜盡職

湯子遺書卷四

書

七

不敢負

聖主深恩爾等家下諸事小心以讀書爲主不可一毫矜張貽我罪戾也京中人多柴米爲艱發回二人廚子京中不可無另擇妥者代之

歲內封印尙不停講白雪盈階青宮黎明御講筵若不知有歲除者直至二十五日禘祭齋戒始停講正月十九日卽開講未嘗一日闕輟論語已講完講大學矣東宮聰明天縱英氣煥發書旨大有發明出人意表宗社之靈億兆之福也正月初二初三初四會議下河事十七十八啟奏下河事與

斬總河面折廷爭幸

至尊洞晰上下河事宜總河爲之詞屈始願閉塞
黃河南岸減水壩及高家堰閘壩按月啟閉蓋孫
老先生文人未經歷事惟使人進京求徹回非
聖主救民昏墊念切痼瘵舉朝誰肯贊襄此役者
家下著實讀書外事不得與聞蔡老師居處定否
家下遠近刻碑者不得借與官銜近移寓椿樹欄
側卽魏司寇老先生宅也較舊寓近二里餘居賢
者之室益不敢自苟歲丙二十五日忽奉

旨令寫江蘇告示十餘篇呈覽講鄉約碑文京中

湯子遺書卷四

書

八

竟無稟便中速寄四兒既能讀書再讀幾部經不
通經不可言學時文何須多讀諸孫中有好學者
令多讀經勿虛費光陰也

趙玉老急欲內陞昨中堂少司寇少司馬皆力薦
未蒙點用我去後未結之案玉老皆一一照管毫
無差錯具見周詳但所行事似未得江蘇要領聲
名爲之頓減幸京中有奧援或一二月可陞去耳
不然將來錢糧考成當累手耳劉滋因交代遲滯
考後始進京已無及矣祇待下次行取同考然交
代完亦幸矣郭琇考下卷八年衝繁勞吏執筆作

文自不得佳

聖主以薦者秉公定是廉吏特拔起卽王焯亦因于振甲故拔之有考在二等以曾經崔澄薦置之聖主衡鑑如此真可感亦可畏也

聞毫人欲來樹旗此斷斷不可朝廷之恩誰敢妄干有人問及但稱

皇上聖明自有見聞與我無與也萬不可領若領而不樹與樹無異每日未出進朝講書盛暑霖雨水深三尺未嘗間斷一日加以會議會推日無甯晷飲食不時勞役過度六十老翁何以堪此惟退

湯子遺書卷四

書

全

直杜門謝客不會一人不言一事惟會議有不得不言者不敢默默耳春秋胡傳有我批點者與公羊穀梁傳俱送來你李老伯病何如附訊代我致之

接家信知大姊病逝不勝傷感又聞李老伯作古此吾鄉搢紳之持古道者何遽至此慟悼之極不能執筆作字見趙姊夫李元長親家李姊夫與我致意可也蔡老師進京以馬琨已歸宗老年無所倚欲令琨次子爲嗣爲終老之計東頭房張家不能回可暫借寓俟回去再計較便中嘗送些糧食

勿至缺乏老年無嗣原是最苦用心照管可也四
兒能讀書勤督之既好寫字可將顏柳楷書與他
看不必學草蔡方麓感應篇寄去

東頭房大而不全且無主樓又經張宅另修非我
祖宗之舊先人世爵承平日久積累最厚故居第
規模差大我係清署儒官硜硜自守一生貧苦汝
輩賢歸吾儉卽他日幸博一第豈可改我家風况
士君子登一甲科二十年不得一縣令且甲科亦
何容易世風澆薄若此一諸生恐再爲勢家所奪
又多一番可笑如來札轉當之說亦曲折不爽利

湯子遺書卷四

書

全

汝輩讀書不能費如許心若墳墓舊業則不同耳
此事以速清楚爲妙清楚之時卽當另置一莊不
可花費了聞你在駝嶺約分埋骨一事甚善子弟
能孝友謙謹讀書學古又能存好心行好事久久
不懈家道自昌天人感應之理甚微毫髮不爽人
自心粗不能見得但遇好事便做莫要放過力不
能便罷了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此理較然仁者善之長人必寬
厚慈祥方是爲善之基斷不可近于刻薄卽論人
論事皆要寬一步此自關係陰陽非細故也近讀

許魯齋遺書有云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
便宜地莫得再去休說莫再祇一次已是錯了世
間豈有得便宜的理你既多取了他人的便是欠
下他的隨後卻要還他世間都有合得的分限如
何多得他的便宜又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
人者適以長己之惡責己深者不暇責人也人欲
爲聖賢何暇工夫責人見人片長便去學他不見
人之可責也若氣不平發言多失又招患難須于
氣不平時堅忍不動俟氣平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薛文清公曰立定腳卻須和平以處之理順心安
湯子遺書卷四

書

全

身自安矣呂涇野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
語一一體貼在身上將此身換做一個聖賢肢骸
方是孝順故令置身于禮樂規矩之中者是不負
父母生身之意也

此段講與四兒聽

王昶曰救寒莫若重

裘止謗莫若自修又曰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
不可况較對乎近來士君子看天下事皆可僞爲

舉人進士鼎甲狀頭俱由力得卽要做聖賢大儒

祇要多著書闢倒一二先儒便是有功聖學便做

了聖賢大儒此等識見認真爲之天下輕浮無志

之徒羣歸其門一倡百和真可怪也聖賢自有真

脈絡實實戒慎恐懼體認天理入手雖異歸宿則
同原無分彼此今人且不要說先儒是非但能有
所不為便是好的故行己有恥有所不為二句當
時時誦之

先文正公家書遺失頗多暗家藏數紙每莊
讀一過便然如接音容因敬集各房所藏彙
為一册以便朝夕捧讀且貽子孫永傳為家
法焉往見宋漫堂先生梓入名臣言行錄蓋
家書一通王阮亭先生採入名臣言行錄蓋
辭愈質理愈切譬諸布帛菽粟其衣被養育
之功倍於錦繡膏粱故孫之暄謹識
鴻文鉅冊揆藻摛華也孫之暄謹識
傳曰家之本在身以家齊本于身修而治國
平天下因之矣夫修齊之符不必在鉅即偶
爾警欬一斑可駭其全睢州湯文正公生明
季離亂時於兵燹中克自淬厲入

湯子遺書卷四

論

國朝為一代醇儒勲在兩間名標青史溯其
根本蓋肇於身修家齊也今讀其家書知
矣家書一冊公官家師次第所寄吾友滌齋
人斯敢序公書乎既思公之書不敢妄序滌
齋人言則事為天下無一言聞之事無一不
告人見之言公之言更無一言當與天下共
可下之言至言天下之意也或曰先人澤不
滌齋粹是書之意也或曰先人澤不
沒梓侯後人表揚德也夫公勲在兩間名標
史何侯後人表揚德也夫公勲在兩間名標
功業悉由身修家齊俾有志者知所本是書
之刻又何可少哉若欽祖訓念先型子
孫隆家規無墜厥聲尤滌齋不言之隱衷
也乾隆辛未六月考城後學梁寶頓首拜撰
言之垂世而行遠者漸於旨遠辭文顧君子
道義蘊於胸直據其所見而卒為凡立言者
之所莫能及蓋操觚率爾惟正之歸自足以
法天下而傳後世故又曰言不貴文貴於當

而已當別文雖州湯文正公德業彪炳海內
其遺書歸然與有宋諸大儒並世既傳而習
之矣而公之孫滌齋復刻公官京師所遞家
書一冊惟懼不克而讀之特以離和謙謹上飭
國恩凡師友親賓誼從其厚下至滅獲亦罔不
曲引之就範微獨可為家訓座銘而官箴上
誠胥於是乎在雖恆言俗語不必綴緝章句
如執筆學為文之所為而理精意摯粹然儒
者之言嗚呼足以傳矣周元公謂治天下有
本有則端本善則道在誠心充溢而灌注
以和親公家有雍熙之道而撫江服入侍
禁闈禱補於國是民瘼頌乎其至之心漸
朝野尋常家郵所及一沃也吾嘗讀周墨公
根源之所從來者深且沃也吾嘗讀周墨公
全編其家書具載不遺語即米鹽悉與圖說
通書相表裏吾於公家書亦云乾隆壬申八
月錢唐後學桑調元謹書

湯子遺書卷四書

金

